我在罗马尼亚的留学岁月

文/布加勒斯特经济学院 刘咏艺

2011年9月我荣幸地来到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经济学院攻读国际商务沟通的硕士学位，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于2013年6月以平均分9分的优异成绩顺利完成学业，二十多年的学业生涯就此画上圆满句号。

这是我第一次踏出国门，周围的一切是那样的陌生与刺激，不同的文化风俗习惯，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语言却在如此的境遇中相遇且有所交流，让从小喜欢冒险的自己血液涌动，所有的新鲜事物冲击着眼球，拼命地呼吸着外国的空气，那时，我已懂得自己要开始改变了。两年的时间不长不短其间饱受泪水与欢乐，挫折与成功。生活时间虽短，但是经历颇多，这将成为我以后人生道路上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很幸运自己来到这个不起眼的却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国家。

刚开始上课不怎么能听懂老师的罗式英语发音和板书，为此还出了不少笑话，虽然在国内已有英文基础但对于大量的课容量来说还是需要做些功课巩固自己的英文，熬夜加班背单词复习功课是常有的事。有些人存在这样一个认识误区，以为到了一个外国，英语自然就会好起来的，其实则不然。国外教授教学方法风格迥异，有的讲着讲着会突然唱起歌；有的讲课嘻嘻哈哈，课堂气氛很轻松，同学关系很好，大家相互鼓励互相讨论着彼此感兴趣的话题犹如联合国开会。这里的课程普遍简单，但却能考查处学生们的思维模式，通过自己的观察发现中国的学生学的很快可是不能渗透理解从而举一反三，可是外国同学不同，他们会在问题中学习从而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从这点来看，我认为中国的教育模式是可以向西方借鉴的。在这里对于国外教学方式的理念有了感性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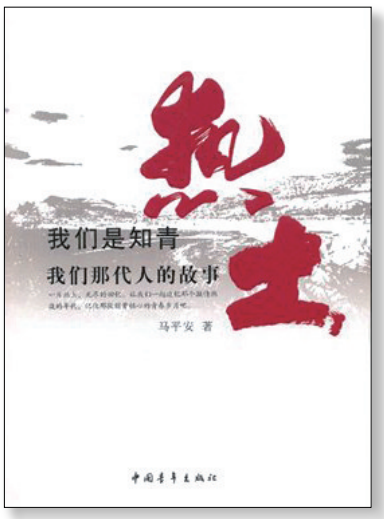
其次是全面提高了自己的英语听、说水平，虽然从小学算起我已经有20多年的英语学习史，2011年末还考了雅思，这次还是有新的收获，尤其是今年暑期在美国的四个月生活工作中学到了很多，环境的压力迫使我尽可能用英语来解决问题，从而英文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我认为自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自己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由于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发达国家均已注意到中国经济的崛起。就罗马尼亚普通百姓而言，一方面他们为购买到物美价廉中国的商品而高兴，另一方面也担心中国人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再有由于政治体制和宗教文化的差异，他们对中国的关注中又带有不安。

（下转15版）

第一章 既来之 则安之

【二】 真情接纳



作者 马平安

我劝着同学们，心想：但凡人家不愿意讲的事儿，必定有其难言之苦，又何必要强人所难呢！几个女同学和两个体质稍弱的男生，走了二十多里山路以后，体力明显地跟不上了。我心里盘算着，照这样下去，非把这几个同学累坏了不可，得想个办法呀！我的目光停留在毛驴车上——“停车！”

我这一喊不要紧，前边的人还以为出事了呢，立刻停住了脚步。

“队长，几个女生累得实在是不行了，再这样走下去的话，非累坏了不可。”

“那你说咋办呢？”

“好办，让她们几个体质差的人，坐到毛驴车的箱子上去吧！”

听完我的话，队长心疼地看了一眼呼哧带喘的毛驴，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我看着他那犹豫不决的样子，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对他说道：“这样吧，李队长，你先赶着毛驴车把我们的行李送回村。我们在路边住一宿，明天一早就回去。”

“唉，这可不行，村上的人都等你们呢！”

“那毛驴受得了吗？”

李队长皱着眉头看了一眼身边的毛驴，用手抚摸着它的脊背对几个女生说道：“咋，那就一个车上坐一个人吧，分散着点儿不敢把牲口压日趴（趴下）啦！”

我一听，连忙示意女生和体质较弱的同学赶紧上车。为了不让同学们摔下来，我特意叮嘱她们在车顶上抓住捆绑行李的绳子。此时，我为自己得意的表现而感到自豪。

可是，谁料想车子安顿好以后，李队长把一头较弱的毛驴换了下来，他却驾起了辕，让这头毛驴在旁边拉着绳子跟着走。李队长的举动让我感到十分的意外，此时只觉得心跳加速，一股热血直往脸上撞，感觉滚烫滚烫的。我极力想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然而却枉费心机。我低着头躲在驴车后面，庆幸此时漆黑的夜空遮掩了我羞愧的面容。否则的话，该是一个多么难堪的场面啊！

真没想到还没进村呢，就让队长给我上了一课，真丢人哪！为了挽回点儿面子，我急忙把棉大衣扔到了驴车顶上，紧跟在车子的后面使劲推着，尤其是上坡的时候我特别卖力气，有意想让李队长感觉到我在帮他，以便使自己内疚的心理好受些。他仿佛感觉到了我的用意回头冲我笑笑，但却什么话也没有对我说。我用同样的眼神回敬了他，让他看看我们这些城里的娃娃也不是泥捏的，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慢慢走着瞧吧！

不知又走了多长时间，李队长突然停下脚步对着前方的山峁喊了起来：“唉~~~咋来了~~~噢~~~”

我顺着他呐喊的方向望去，借着月光我看到在两个山包中间突然燃起了三个火堆。那彤红跳跃的火苗腾空而起，给漆黑的夜空带来了光明。它驱赶着我身上的疲劳，振奋着我身上的每一根神经。淳朴厚道的陕北人民选用了当年欢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的形式，迎接着我们这些从首都来的知青。

全村的男女老少早早地就等候在那里，当他们远远地看到我们的身影时，纷纷地跑到我们的身边，像迎接亲人一样欢呼着、嬉笑着问长问短，从村口一路簇拥着我们进了村子。伴随着被惊扰的第一声狗叫开始，瞬间的功夫村前村后的狗叫声便连成了一片。一声高过一声，遥相呼应、响彻山谷、久久地回荡在茫茫的夜空中，有如奏响了一曲神奇的狂想曲。同学们被这种特殊的场景所折服，一时间整个山村沉浸在沸腾之中。

跟随在主人身边的狗也进入到了欢迎仪式的场地，它们摇头摆尾地也想亲近一下小村庄里新来的客人。没想到它们的这一举动，一下子把女知青吓得惊叫起来。狗主人见状一边大声吆喝着自家的狗，一边笑着对同学说道：“不怕嘛，它跟你们耍咧！”

大队长和书记见状连忙说道：“赶紧把自家的狗赶回刻（去），人家北京娃没见过这号（这场景），怕咧！”

听到大队长和书记的训斥，狗主人连忙驱赶着自家的狗。乡亲们好奇地围拢在我们的身边，一边拉话，一边上下地打量着我们，纷纷抢着帮我们提行李。

夜幕中人们陆续集中在村口一块比较平坦的半坡上，我们十二个知青站在人群当中环视着四周，只见村里的老人们早就在这里等候多时了，婆姨和女子们挤在一起，交头接耳地一边用手指着我们一边小声地议论着。小伙子们忙着从毛驴车上往下卸行李，老汉们嘴里叼着旱烟袋，一个劲儿地吧嗒吧嗒抽着烟，默默地端详着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娃娃。碎娃们高兴得像是过年似地，围在我们的四周又蹦又跳、喜笑颜开地追逐着。人群中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的汉子喊道：“乡亲们，大家静静了，现在我们请穆书记讲话。”

黑影里我一眼就认出说话的是李庚忠，一路上我一直跟在他拉的那辆毛驴车后面。他是二小队的当家人，从一路上的交谈中可以看得出来，他虽然不善言表，但是让人感觉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穆书记这时从人群里走到土坡的脊背上，他中等身材，看模样也就是三十岁，身体虽然不算魁梧，但看上去却很结实。一路上和他聊天时听说他是去年才从部队复员回家的，经上级党委决定，接替了他父亲的职务。

“乡亲们，我们日夜盼望的北京知青，今天终于来了。他们舍弃了城里优越的生活条件，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插队落户，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

随着乡亲们一片热烈的掌声过后，大队长李自生同志热情洋溢地说道：“乡亲们，这些北京知青远离家乡、远离父母到咱这山沟沟里插队落户来啦，今后俄（我）们要像关心自家的娃娃一样关心他们。眼下上级拨给他们的安家费，暂时还没有拨到村里，他们的住宿问题得先由队里解决。根据咱村现有的情况来看，队上的公房除了牲口圈、粮库以外，就是小学校那三间平房了。学校的房子孩子们上学要用，安置知青的住宿问题只能靠乡亲们帮助解决了。大家考虑一哈（下）谁家能挤一哈（下），腾出地方给这些娃娃们住。”

随着大队长的话音落地，刚才还是窃窃私语的场面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了。人们在黑影里相互窥视着、等待着，仿佛空气被凝固，会场上死一般的寂静，心情压抑得简直喘不上气来。

同学们刚刚经历了令人热血沸腾的场面之后，瞬间来临的尴尬像是被人架在半空中等待被烧烤的猎物一样焦躁不安。

“这叫什么事呀！来时动员会上不是说好了负责咱们的食宿问题吗？”大庆低着头不满地嘟囔着。

“看来我们得去老乡家里住了。”

“别管它，反正我们俩人死也不分开。”

华子和英子在学校的时候就是形影不离的姐妹，这回俩人一起来陕北插队落户，临行之前双方家长一再嘱咐她们到了生产队以后一定要相互关心、相互照顾，此时房子还没影儿呢俩人就下定了决心。

“平安，这…下我们该怎么办啊？”

“既来之，则安之。”

“嗯，我们听你的。”同学们紧紧地围成一团，像乞丐期待着烧饼一样等待着好心人的施舍。

“咋到俄（我）家去上三个娃娃！”

瞬间的沉默之后，李自生大队长首先向我们发出了邀请。同学们离开北京一路上颠簸劳累，尤其是从公社到生产队这三四十里的积雪山路，着实让人感觉疲惫不堪。同学们已经五十多个小时没好好休息了，心里都盼着能够早一点儿躺在床上睡上一觉，听到李队长的喊声，同学们在极度的困倦中扬起头，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我。

“让女同学先走。”几个女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地犹豫着。

“要走咱就一块走。”

“就是。”

“四周漆黑一片，还是等会儿一块儿走吧！”

“别等了，英子你和华子还有桂琴跟着大队长先走，我们还不知道住哪儿呢。”

“俄（我）家里也能生哈（住下）三个娃娃。”

“好，一小队的三个知青，咋跟上李会记到他家刻（去）。”

“队长，俄（我）家那间小土窑能行不？”

“咋不行哩！”

“那就跟上俄（我）走一个。”

月光下，我们围在一起的十二个知青有如被融化的冰块一样，随着乡亲们一个个地被领走之后，只剩下我和大明还有长顺了。

被领走的同学踏着山间崎岖不平的小路，紧跟在乡亲们的身后一步一回头地和我们三个人挥手告别，渐渐地消失在夜幕之中。

会场上的人群渐渐地稀少了，我抬头望着天空中闪烁着的星光，心里默默地嘱咐着自己，一定要沉住气。

“大家先不要走，就剩哈（下）三个娃娃啦！看看到谁家生着刻（到谁家住去）。”

穆书记把恳求的目光洒向了人群，话语中流露出了一种真情的期盼。我们哥儿仨紧紧地靠在一起，在寂静的夜空中静静地等待着乡亲们的帮助。

“咋，剩哈（下）的那三个娃娃上俄（我）那达（里）刻（去）。”

我顺着声音望去，只见对面坡地上的黑影儿里圪蹴（蹲着）着一位老汉，他一边说着话，一边将手里拿着的烟袋锅用力在鞋底子上磕了两下。然后起身招呼着我们。

“咋，谢谢你了广玉，关键时刻你帮助队上解决了一个大问题，队里是不会忘记的。”

“看书记说的，人家远道而来，俄（我）们总不能让娃们老站在这里吧。”

我望着眼前这位叫广玉的大叔，心里不觉感到一阵心酸，泪水不由自主地在眼眶里打转，此时我想起妈妈常说的一句话。

“好男儿流得起血，流不起泪。”

我强迫自己控制着感情，望着天上的月亮，感觉它像是在对我笑呢！月亮姑娘你是在笑话我吗？我责怪着自己，同时庆幸那瞬间的脆弱只有月亮姑娘知道。

此刻我想起了远在家乡的爸爸、妈妈，你们可曾想到在我离开京城两天两夜之后的夜晚，正站在今生今世做梦也想不到的山坡上，接受着一位非亲非故的陕北农民善良真诚的帮助。

我们三个人紧紧跟在广玉大叔的身后，沿着一条崎岖的土路，借着淡淡的月光，深一脚浅一脚地朝村后走去。队长安排了几个棒小伙儿帮我们抬着沉重的行李走在最前面。我睁得睁不开眼睛，上眼皮和下眼皮总想合在一起。一路上谁也没有心思说话，耳边不时地传来鞋底摩擦地面时发出的“嚓嚓”声。

大约走了半里多地，前面已经看不到有点着油灯的住户了。

“咋到家啦。”

我们应声停在了一户院落的门前，广玉大叔熟练地把院门的插销打开，院落里有两孔石窑，广玉大叔用手指着右边的那孔窑洞，吩咐几个小伙子把窑洞里面的杂物搬到院子里以后，又将我们仨人的箱子和其它行李安顿好，然后笑着对我们说：“时候不早了，歇着吧！以后有甚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言传。”

我们睏得耷拉着脑袋，迫不及待地铺好被褥，谁也没顾上洗漱急忙脱掉外衣钻进了被窝。疲劳夺去了我们一切的想法，脑袋刚沾到枕头上就进入了梦乡。 （之三）

国际刊号:ISSN 1581-1978 E-mail:ozqbgj@gmail.com 欧桥网:www.ouqiao.net Hotline:0040735-192762 Free Point:国图、布大、孔子学院、中餐馆、亚洲超市、华人市场、各大中资机构、机场